

冬日里的烟火气

◇ 尚庆海

记得儿时,在天寒地冻的冬天,我们一家人经常围着炉火取暖。母亲搓着麻绳,姐姐纳着鞋底,父亲喝着小酒,哥哥装模作样地看着《采油机修理与维修》,我趴在一张旧方凳上写着生字。炉火上烤着红薯、芋头,再加上一把花生,暖暖的炉火把家人的脸庞映得通红,那种岁月静好的画面让人不由得感动。

一天傍晚,窗外冷风飕飕地刮着,天空阴沉沉的。母亲放下手里的活,从厨房端来一口土砂锅,盛了大半锅水,放在炉火上烧。母亲往砂锅里放了两片姜、三段葱、四五个小尖椒,还有几片切好的腊肉。水开后,母亲放盐调味,把红薯粉条放进沸水里,扒去大白菜的菜帮儿,用

手把白菜叶撕碎,放入锅中。不一会儿,粉条和白菜就煮熟了,揭开锅盖时,热气缭绕,香味扑鼻,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刻。

姐姐把麻绳往鞋底上一缠,把锥子和针插在麻绳上,放到旁边,哥哥也收起了手里的书。我坐在父亲和母亲中间,父亲用筷子在锅里扒拉两下,给我碗里夹了一块腊肉和一筷子粉条,用手摸摸我的头,笑着说:“写作业的最累。”

简简单单的火锅,一家人吃得开开心心。母亲不时往砂锅里撕白菜叶,哥哥看到案板上还有几片切好的腊肉,想放进锅里煮,母亲阻拦道:“一会儿你吴叔来串门,和你爹喝酒,只煮白菜不好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哥哥有点沮丧。吴叔和父亲关系很好,隔三岔五就会来家里串门,两人都喜欢喝酒。我们正吃着,吴叔推门进了屋子,跟着吴叔进屋的还有股冷风。父亲站起来招呼吴叔坐下,我和姐姐都吃饱了,往后挪了挪凳子,给吴叔腾出来一个位置。母亲给吴叔添了筷子和酒盅,说:“陪你哥喝口,暖暖身子。”母亲说着,转身把案板上的几片腊肉放进了砂锅里。

吴叔坐下后,从怀里掏出了一瓶二锅头,还有一个塑料布包着的拳头大的东西,父亲问:“咋还带酒来呢?”吴叔嘿嘿一笑,说:“今儿尝尝瓶装的。”父亲又问:“塑料布里包的啥东西?”吴叔说:“一

个野兔腿,孩子他舅打的野兔,送来了半只,让孩子们也尝尝。”

母亲接过吴叔手里的兔腿,不好意思地说:“就半只,还分我们一只腿。”吴叔笑着说:“半只兔子全吃了也填不饱肚子,大家都尝个鲜呗。”

父亲倒上吴叔带来的二锅头,吴叔喊哥哥过去喝两口,哥哥从没喝过酒,这次却犹豫着坐了下来,想必是惦记着砂锅里的那几片腊肉呢。

我打开塑料布,研究着那只兔腿,猜它是兔前腿还是兔后腿,是黑兔子的腿还是白兔子的腿,然后又不禁想到兔肉煮熟后,揭开锅盖,兔肉香气缭绕,扑鼻而来……

喜鹊登枝

鲍力楷



脚心的温度

◇ 孙志昌

小时候,在寒冷的冬夜,被窝好像一个冰袋,让我无法入睡。每晚睡觉前,奶奶会在我的被窝里放上一个热水袋。那个时候没有电褥子,热水袋就是最好的暖床工具。

奶奶总是提前在热水袋中灌满热水,先放在被头的位置,过一会儿往下推一点儿,如此往复几次,直到热水袋被推到被窝最底部。每当我钻进被窝,那种热乎乎的感觉就像在温暖的怀抱里,非常舒服。

每当困意来袭时,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钻进被窝。然而,奶奶总是让我稍等片刻,直到被窝全部热起来。尽管我有时会因此感到不快,但一钻进被窝,那种热乎乎的感觉会让我忘记一切烦恼。我紧紧地抓住被头,严严实实地裹住身体,不让热气跑出去。

后来,我离家去外地上学,每逢冬天,就会想起奶奶和那个温暖的被窝。然而,独自在外,我只能靠自己身体的热量来对抗那冰冷的棉被。

结婚后,我和妻子住在一间没有暖气的宿舍。在冬夜,墙壁都是冰冷的,被窝的温度也可想而知。然而,妻子每晚都会灌两个热水袋,早早地放在被窝里。当我钻进被窝时,一股暖流瞬间就会将我包围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的女儿也长大了。每晚睡觉前,我都会为她灌一个热水袋,并帮她慢慢移动到脚底。女儿高兴地说:“爸爸,我抱着热水袋很舒服。”我说:“傻闺女,把热水袋放到脚底下,脚心热了,全身才会热起来。”

如今,奶奶已经80多岁了。每晚睡觉前,我都会为她灌一个热水袋,轻轻地放在她的被窝里。每当这时,我都会想起奶奶当年照顾我的情形,奶奶关切的话语在我耳边萦绕。

脚下的热水袋只是一个载体,它所传递的不仅仅是温暖,更是家人之间的关爱。热水袋温暖的是脚心,流淌的却是温暖的亲情。

我的父亲

◇ 雷长江

在厨房洗碗的时候,我透过窗户往下看,父亲下楼没走多远就坐在了树荫下的水泥台阶上,下巴搭在紧握着拐杖的手背上,若有所思地喘着粗气。

那一刻,我的心像被麦芒儿扎了似的疼了一下。父亲确实老了,老到背驼了,腰弯了,耳聋了,眼花了,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,精神头儿也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
父亲已是耄耋之年。以前的父亲可不是这个样子,他也曾走南闯北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

年轻时的父亲为了支援国家西南三线建设,只身从老家辽宁到了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一个煤矿当了一名矿工。母亲说,那时候大哥才3岁,父亲一年只有一

次探亲假,要坐绿皮火车辗转五天五夜才能到家。父亲惦记着家里,更心疼母亲,每年都在春天开犁播种的时节休假回家。说是探亲休假,可家里的活计并不比煤矿清闲,父亲早出晚归刨茬子、整地、播种,还要脱坯、搭炕、抹房顶,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。

一个月的假期总是短暂的。家里的重活儿也总是根据父亲的假期安排。那时我家要盖一间新瓦房,经济拮据加上没有劳动力,要等父亲回来修缮,今年打窗户、门,明年抹灰,后年再铺地。最后,母亲无奈地说:“走吧,走吧,活是干不完的,啥时候干啥时候有!”

小时候,我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,可总盼着他回来。每次回来,父亲的黄色

帆布旅行兜里总是装满各式各样的糖果和饼干,那些都是父亲利用在北京转车的时间,专门去商店买的。香甜可口的糖果和饼干给我留下了印象的深刻,挥之不去。

除了好吃的,父亲还会给我们兄弟三个买好看实用的文具,有当时流行的价格昂贵的英雄牌钢笔和印有卡通图案的硬皮日记本,这一定是父亲用节衣缩食省下的生活费买的。

父亲和母亲过了30多年牛郎织女般的生活,只有小学文凭的他们写得一手好字,靠着书信维系着婚姻。父亲60岁时退休回到原籍,退休后的父亲养过猪、拴过驴车、建过蔬菜大棚,在父亲的经营下,房前屋后的菜园子像一匹五彩

的锦缎,描绘着美好的生活。

5年前,父亲80岁,我们兄弟三个在城里给父母买了一处楼房,父亲跟母亲说:“在楼上啥活儿也没有,舒适干净,上厕所也方便,咱们算是享福喽!”

父亲真的老了,皮肤褶皱,瘦骨嶙峋,失去了年轻时的活力。我常叮嘱他,要多下楼走走,经常锻炼,多吃饭才能有精神。

有人说,离天空最近的地方,是父亲的肩膀;也有人说,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我真想时光能慢下来,在未来的光阴里能够牵着父亲的手,搀扶着他慢慢走到人生的终点。